

引文格式: 曹诣珍, 蒋飞雪. “性灵”和“格调”的互动: 赵翼与王昶交游考 [J]. 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5 (5): 97-107.

“性灵”和“格调”的互动

——赵翼与王昶交游考

曹诣珍, 蒋飞雪

摘要: 赵翼与王昶皆为清中叶江南文人翘楚, 在文学和学术上均取得不凡成就。二人虽然分别为“性灵派”和“格调派”副将, 诗学理念大不相同, 却相知相契, 白首同归, 殊为可贵。他们的交游持续近半个世纪, 可以分为清晰的四个阶段: 早期在京同朝为官, 比邻而居, 志趣相投; 中期先后贬戍西南, 共历征缅战火, 惺惺相惜; 后期一在野, 一在朝, 身份地位虽大不相同, 却都能不改初心, 相互勉励推赏, 砥砺前行; 晚期居乡, 残年相伴, 各自总结文学和学术成就。他们的友谊既包括生活中的相互扶持, 也包括文学、学术上的互相借鉴; 既体现了“性灵派”与“格调派”互动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也展现了那一时代江南文化的风采。

关键词: 赵翼; 王昶; 交游; “性灵”; “格调”

作者简介: 曹诣珍, 文学博士, 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蒋飞雪, 绍兴文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江浙文人游幕与清代西南文学发展关系研究”(20BZW064)。

中图分类号: I209.9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2095-042X.2024.05.010

赵翼(1727—1814)字云松(又写作“耘菰”等), 号瓯北, 江苏阳湖(今常州)人。他于乾隆十五年(1750)中举, 任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 乾隆二十六年(1761)中探花, 授翰林编修; 后历任广西镇安知府等职, 曾入征缅戎幕参赞军务, 官至贵州贵西兵备道。赵翼学识渊博, 文史并重, 代表作有《瓯北集》《瓯北诗话》《陔余丛考》等。在清中叶诗坛, 他是袁枚之外标举“性灵”说最力者, 被视为“性灵派”副将、“乾嘉三大家”之一。王昶(1725—1806)字德甫, 号述庵, 江苏青浦(今上海)人, 师从沈德潜, 为“吴中七子”之一, “格调派”副将。乾隆十九年(1754), 王昶中进士, 任内阁中书舍人, 入直军机处, 因两淮预提盐引案获罪, 从军西南, 后游宦四方, 官至刑部侍郎。王昶于学无所不窥, 在文学、史学等方面均有不凡成就, 代表作有《春融堂集》《金石粹编》等, 并编有《湖海诗传》《湖海文传》等。赵翼与王昶均为清中叶江南文人翘楚, 其诗学理念虽大不相同, 却相知相契, 友谊持续一生, 令人感佩。关于他们的交游, 前人著述中虽已多有涉及, 但或失之简略, 或只关注征缅这一特定时期, 尚未能作全面考察^①。

^①相关成果, 主要可参见清人所编《瓯北先生年谱》《述庵先生年谱》, 以及当代学者陈清云的《赵翼年谱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年)、赵兴勤的《江苏历代文化名人传·赵翼》(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9年)、茶志高的《边事、吏事、文事: 乾隆征缅之役从军文人诗作的历史意涵》(《西北民族论丛》, 2018年第2期, 第191—212页)、曹诣珍的《清缅战争中幕府文人的文学交游》(《地域文化研究》2022年第1期, 第92—101页)等作。

本文拟以时间先后为序,分四个阶段,对二人的交游情形做系统梳理。

一、“十年京国诗文契”

据严荣所编《述庵先生年谱》记述,赵翼与王昶同在军机处任职时,曾和翁方纲等一起比邻而居于寄园。“(二十五年庚辰)十月,迁寓教子胡同赵给事(吉士)寄园故址,……先生署其室曰‘蒲褐山房’,曰‘闻思精舍’。境地深靓,市尘隔绝,先后与赵云松编修(翼)、翁振三编修(方纲),及族子蓬心(宸)为邻。”^{[1]1144}寄园位于北京宣武门外,是顺康年间著名学者赵吉士(字天羽,号寄园)的故居,环境清幽古雅。赵翼、王昶一起寓居于此,互为邻里,为二人日后深厚的情谊奠定基础。王昶在《翁编修振三(方纲)移寓东偏,喜而有作》诗中写道:“耘菰移宅已三旬,(先是赵耘菰居此。)幸得君来共结邻。”^{[2]148}可知在翁方纲移寓之前,王昶和赵翼已比邻三旬。而从“可是寄园风雅地,卜居往往得诗人”^{[2]148}之句中,又可想见他们吟诗作赋、砥砺文字的日常。直至乾隆四十四年(1779),寄园一直是王昶在京城寓居之所,赵翼则居住了约一年。赵翼在《题述庵蒲褐山房册子》中记述了王昶当时的生活模式:

吾友吏隐徒,买宅城南隅。不村又不郭,无丘亦无壑。但有槐柳三五株,绿阴满庭似张幕。每日退直归,下帷诵忍饥。斋名曰蒲褐,恰如头陀苦行局禅扉。不谓人海中,乃有此境堪息机。……独惭寄园本是吾家地,输与高人占清闲。何当僦屋重结邻,弥勒同龕参妙义。(地本家天羽给谏寄园故址也。己卯、庚辰间,余曾与君比邻而居。)^{[3]196-197}

赵翼称王昶为“吏隐徒”,细致描述了友人每日退直后幽居书斋、俨然归隐的生活状态,并调侃寄园本是赵家地,却被王昶占尽清静幽邃,同时表达了与王昶再度结邻、共参妙义的期盼。直至四十年后,王昶去世,赵翼在《哭王述庵侍郎》诗中还深情追忆:“忆昔同官京国时,僦舍寄园各半宅。(余与公同僦赵天羽给谏寄园旧宅。)联吟声每应隔墙,照读光常分凿壁。醉书不惜墨濡头,白战互以笔为舌。蒲褐山房(公斋名)绿树阴,中有两人履齿迹。”^{[4]989}比邻而居、吟诗论学的生活率性倜傥,美好难忘,绿树阴下刻印的,既是二人的“履齿迹”,也是数十年未曾磨灭的深厚情谊。

赵翼、王昶任职军机处期间,事务虽烦,却不乏吟诗作赋之暇。管世铭在《冯玉圃同年〈鹤半巢诗集〉序》中即记述:“在直章京特分司缮写、登记、检查、交发之事,前此隶斯职者,如赵璞函文哲、王兰泉昶、赵云松翼、申笏山甫,并得于政事之暇,从容赋咏,藻耀一时。”^[5]这一段生活充实而快乐,及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赵翼在《树斋大司马、述庵少司寇奉使秦邮,扁舟往晤,流连永日,别后却寄三十韵》诗中犹追忆:“忆昔共枢曹,趋直日接武。踪迹负蜚螭,意气食牛虎。神索夜草笺,朝靴晓踏鼓。退直偶得暇,余勇尚堪贾。催诗走竿牍,折柬衍尊俎。征逐岂厌频,谐谑或致侮。人间朋游乐,此可入画谱。”^{[4]618}“枢曹”即指军机处。彼时赵翼与王昶均才华早显,备受重用,在朝意气风发,暇时又亲密无间。赵翼以为,人间友朋之乐莫过于此。

在京时,赵翼与王昶还曾一起校试、修史。乾隆二十七年(1762),二人同校顺天乡试,共任会试分校官,均作有数首与这一年秋闱有关的诗作。赵翼作《分校杂咏》《秋闱分校即事》等,王昶则在《闻夕云松和心余诗见示,感作》中写道:“重闱华月色如银,掩卷挑灯笑语亲。所见岂皆如我意,相知自在识其真。从来义理无穷境,自古文章有替人。陆内相同梁补阙,(见《韩

文公集》。)昔贤爱士与谁论?”^{[2]141} 记叙月色如银,众人挑灯共事、其乐融融的场景,“掩卷挑灯笑语亲”一句尤为形象。同时,诗中借用韩愈《与祠部陆员外书》中陆贽、梁肃的典故,表达了与赵翼等其他考官相互信任、共同推贤举能的期望。乾隆二十九年(1764)秋,敕令纂修《历代通鉴辑览》,“原任刑部郎中今授吏部主事(臣)王昶”与“翰林院编修今任贵州贵西道(臣)赵翼”又同列《职名表》中^[6]。这些经历对二人文学、史学造诣的提升都大有助益。后来赵翼纂辑《廿二史札记》时,就依据《历代通鉴辑览》和辽、宋、金、元、明旧史,在书后列了新旧译名对照表,以免学者阅读之苦。

在京为官期间,赵翼和王昶有一个共同的交游圈,时常一起雅集酬唱,切磋诗艺。乾隆三十年(1765)三月四日陶然亭集会,毕沅作《三月四日学士钱箴石、辛楣两前辈,编修赵云松、曹来殷、沈景初,庶常褚左莪、吴冲之,中翰王兰泉、程鱼门、赵损之、汪康古、严冬友、陆健男、沈吉甫诸同人重展上巳,修楔陶然亭,即席有作》^①,可知赵翼、王昶皆在席中。三月十三日,程晋芳又召集友人于陶然亭雅集,赵翼、王昶也均在其列,赵翼《三月十三日,程戴园舍人招同钱箴石、辛楣两学士,曹来殷编修、王述庵比部、吴白华庶常,陆耳山、家璞函舍人,各携壶榼,陶然亭为展上巳会,分赋二律》一诗正描述了此次雅集盛况。乾隆三十一年(1766)冬,赵翼又招王昶、赵文哲、曹仁虎、程晋芳、陆锡熊、朱筠在寓斋小集,作《竹君、述庵、戴园、来殷、耳山、璞函小集寓斋即事》诗:“老屋三间聚履綦,到来便拟夜归迟。地非北郭联吟处,人似西园雅集时。名饮岂须丝竹肉,清谈无过画书诗。只惭蔬韭夸高宴,未免人嗤措大为。”^{[3]196}志同道合的友朋清淡雅集,虽条件简陋,却自有真乐。此次小聚,赵文哲也作《家瓯北招同朱竹君编修、王述庵比部、曹习庵编修、程戴园、陆耳山两同年小集,即次见示诗韵》诗,程晋芳亦作《十月十一日,赵瓯北前辈招集寓斋,次韵二首》以记。

但也就在这一年的十一月,赵翼奉命出守广西镇安府,从此远别京城。此前赵翼参加进士考试,“廷试卷进呈第一,后改第三,大魁倏失,心常歉然”^{[4]957},此时又被遣派至地处中国与安南(越南)边境、极为偏远贫瘠的镇安府,更是深受打击。他因此感慨:“平生无一事堪豪,每到垂成易所遭”,“殊不可解也”^{[3]204}。流露出对命运难以捉摸的困惑与迷惘。赵翼赴任前,王昶作《题赵云松〈耘菘图〉,即送之镇安守任》诗为他送行。《耘菘图》为赵翼所绘,图中场景,据赵文哲描述:“石壁回抱,竹树阴翳,一茅亭露林罅。编修科头坐,其侧一奴负耒而行。稍前,溪流淅洄,有三白鸥戏溪岸。其北菜畦数棱,一童作耘蒔状。”^[7]此图显然是赵翼自寓托趣之作,离别京师前展示,友人陆锡熊、钱大昕、钱载、吴省钦、赵文哲等均题诗留赠。王昶所作之诗篇篇幅颇长,既表达了对友人志趣的赞赏,也难掩对“翰林主人本萧寂”的命运慨叹,同时流露出深切的惜别感伤之情:

独怜饯行近饯岁,寒菹腊菜徂残冬。

元修戏语定何日,展卷不觉心忧忡。

愿君推此勤劬农,青榆一树百本葱。

民间岂可有此色,制令当与蒲亭同。

任棠拔薤安足法,慎勿束湿惊愚蒙。^{[2]173}

时值寒冬腊月,年关将近,好友却要远赴边任,前途莫测,王昶深为忧心。但他还是劝勉赵翼:

^①毕沅此诗并未标注创作年份。但钱载《箴石斋诗集》卷二十八中有《三月四日展上巳集陶然亭》一诗,明确标注为乙酉年所作。由此,可判定此次集会时间为乾隆三十年(1765)。

到任后要仿效东汉蒲亭长仇览，鼓励农业生产，制定的法令应符合当地民情，而不应效法“任棠拔薤”，施政过于苛酷急切，惊扰百姓。其中的关怀勉励之意，真切动人。

二、“万里边尘患难交”

乾隆三十二年(1767)七月，赵翼抵达广西镇安府。在镇安任上，他并未辜负挚友的谆谆叮嘱，而是体恤民情，勤勉有为，深得百姓爱戴。但在次年三月，因镇民付奉之案，赵翼几为两广总督李侍尧弹劾。恰逢清廷征缅甸用兵之际，命他“赴军赞画，乃追劾疏还”。赵翼在诗中记述：“男儿官不遭弹去，便合沙场洒血流。(时方待劾，以奉旨从军得免。)”^{[3]225}在滇西边塞，他“渡怒江，逾高黎贡山，历龙陵、腾越，遍巡南甸、干崖、盏达、芒市、遮放各土司及虎踞、万仞、铁壁等关。周览形胜，询悉夷情，为进兵计”^[8]，度过一年的戎幕生涯。同年七月，王昶与赵文哲因两淮预提盐引案“坐言语不密罢职”^{[9]54}，幸得兵部尚书兼云贵总督阿桂奏请，二人方能随军入幕，充文职自赎。十月初十日，王昶、赵文哲随阿桂从京师出发，前往云南从军，行程九千余里，一路备受征途艰辛与前程渺茫之煎熬。小除夕前，王昶行至昆明，从冯光熊处得知赵翼、钱受穀已在腾冲，不禁作诗感慨：“飘流万里犹堪仗，到处提携有弟昆。”^{[2]213}对与友人的重逢充满期待。而赵翼听闻故人来滇，同样喜不自胜，作《述庵、璞函缘事罢官，亦从军来滇却赠》诗相寄：“几载京华共酒樽，岂期炎徼再相亲。翻愁日下无名士，却喜天南有故人。株累惊心金齿戍，巢痕回首玉堂春。好将戎幕联诗社，吟遍蛮乡景物新。”^{[3]247-248}他既为王昶、赵文哲被株连罢官而惊心，也为即将到来的重逢而欢喜，尾联更是表达了与好友在边地重结诗社、尽情吟咏西南景物的期盼。其诗风格积极昂扬，乐观豁达。王昶于二月初二日得赵翼书信后，即作《将往腾越，先寄云松四首》以报，其一云：

瘴岭千重绝域邻，腾身汗漫竟何因。
冰霜驿路回残岁，烽火边关托故人。
急难终怜青眼在，穷交喜见白头新。
中宵噩梦心犹悸，肺腑磋砣敢再陈。^{[2]218}

其二云：

弹指前尘七载余，承明踪迹驱蛩如。
得钱市酒挑灯酌，乞米朝餐并屋居。
蒲褐空斋家更远，耘菰旧约计还虚。
阿奴碌碌君须记，只忆生平下泽车。^{[2]218}

他追忆当年二人并屋而居、把酒言欢的过往，想到万里之外的烽火边关能再遇故人，同样难掩欣喜之情。但相较于赵翼，王昶的心性更为内敛，且此时尚未摆脱革职被贬的忧悸心境，因此，诗中也更多羁旅之苦，情感基调沉重伤痛。三月初五日，王昶行至腾越，在《滇行日录》中记述所见景物：“山势已尽，平畴曲坞，水田漠漠，村家多在修竹中。杜鹃花开，殷红照面”^{[10]24}。字里行间，流露出即将与好友重逢的欢欣。“又十五里入城，谒见两将军，且与冲斋、云松诸君相见。蛮荒万里，重遇故人，握手惘然。”^{[10]24}旧友终于相聚，却已在万里之外的蛮荒之地，欣喜之余，均不胜“惘然”之慨！

此后数月，赵翼与王昶共同效力于征缅军幕，戎马倥偬，聚少离多。其间，王昶曾不慎坠

马,作有《龙江道中坠马,有作示钱黄与、赵云松》诗,是二人这一时期友情的见证。西南之行艰苦劳弊,然幸得好友相伴,多年以后赵翼在《哭王述庵侍郎》诗中犹感慨:“书生履险虽陆危,好友偕游亦酣适。”^{[4]989}而乾隆三十四年(1769)五月,赵翼即奉旨返回镇安任;三十五年(1770)三月,调守广州;三十六年(1771)四月,任贵州分巡贵西兵备道。他在《十月朔日抵贵阳,闻官兵自滇入蜀,路经威宁,余未及受代,即赴宁料理过兵,途次杂咏》中也感叹自己辗转多地,调任频繁:“出守镇安未一年,赴滇从军。(在滇年余,回镇安,甫九月,调广州。在广一年,今又入黔。每一年辄易一地也。)”^{[3]301}同年九月二十八日,王昶、赵文哲随将军温福离开云南,入蜀征讨大小金川。十月初十日,途经贵州威宁,与负责协助料理过兵事宜的赵翼再次相聚。王昶在《蜀微纪闻》中记述:“亥刻抵威宁,时赵君云松(翼)新授贵西兵备道抵省,闻予辈来,乘遽至此,令候人来迎。过舍小饮,出近诗见示,中如《打牛坪》诸作,皆雄杰可喜。”^{[10]67}好友时隔两年再聚,不胜欢喜,不仅小酌,还交流诗文。然而军务紧急,至夜半即分离。王昶作《夜半至云松官舍,饭毕又行,留别》诗:“月昏云暗度层峦,及到官斋夜已阑。幸有元戎(温将军)招对酒,更怜旧友劝加餐。枵枵弦索声偏急,漠漠泥途雨未干。此别何时重见面,挥鞭忍泪上危鞍。”^{[2]259}此诗既叙写了军旅生活的艰难,喜遇旧友的欢欣,也表达了匆匆一见即离别的惆怅和感伤。赵翼则作有《述庵、璞函亦从军入川,余至威宁得一握手,烛未跋即别去。璞函有诗见寄,依韵奉答》诗:“兼程到及夜分迟,又是征人入蜀期。作赋岂寻巫峡女,从军犹逐羽林儿。倾囊不暇翻诗卷,剪烛先催酌酒卮。三载离怀半更话,那禁执手泪如丝。”^{[3]303}他感叹与友人相逢匆匆,连诗卷都不暇翻检,“三载离怀”又岂是“半更话”所能絮叨完的,只能泪眼相对,执手话别。他在《用璞函韵寄述庵,兼柬松茂观察查俭堂》诗中,也记述了这次短暂的相会,其中“膺膊霜鸡午夜荒,灯前一握又他乡”之句,尤其形神兼备,情景交融;而“那堪好友频歧路,不分书生老战场”句,又是对他们眼下生活境遇的写照;“期君早上平戎策,旦晚还朝卸客装”^{[3]303},则是他对友人的关怀和期许。

王昶、赵文哲随温福入蜀征讨金川时,已在军中效力三载。是年十月,清廷谕:“据温福奏‘革职郎中王昶、中书赵文哲,在滇省军营自备资斧效力,已满三年,今派令随赴四川办事,恳量予加恩’等语,王昶著赏给主事,赵文哲著赏给内阁中书,随往四川办事。所有应得分例,准其支食。”^[11]王昶、赵文哲的贬谪生涯自此结束。赵翼获此消息,欣喜不已,写下《阅邸抄喜述庵、璞函复官却寄》:

十年朋好剧关心,喜见除书复旧簪。

磨盾共知臣力瘁,赐环真荷主恩深。

官从历井扪参得,诗向黎风雅雨吟。

不失朝衫添篋草,殊遭应倍感难任。^{[3]305}

相交十年的好友在历经三年的扪参历井后终于苦尽甘来,不仅官复原职,而且在诗歌创作上也另辟新境,诗人由衷感到欣慰欢喜。

戍守西南的人生经历虽然艰辛无比,令赵翼、王昶等“疲惫已甚,心如死灰,身如槁木”^{[1]609},却对他们诗歌成就的提升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不仅开阔了其视野,创设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题材,且令其诗风也为之一变。蒋士铨在《瓠北集序》中即指出,赵翼这一时期的创作“得江山戎马之助,以发抒其奇”^[12]。王培荀也指出,王昶的诗歌正是在“从军以后,始变而险峭”^[13]。对此,赵翼奉命前往镇安时已有预见:“株守频年想壮游,从今景物豁吟眸。天教诗境开生面,人少题篇在上头。风雪满天磨两鬓,江山万里入孤舟。平生曾谓登高赋,可有惊人好句

留?”^{[3]204}王昶在为赵文哲《嫫偶集》所作序中也写道:“自豫楚而黔而滇,出西南徼外又二千余里,风俗之俶诡,山川林莽之险怪,烽烟炮石之可骇可愕,皆前古诗人所未及。故其取材也富,而见于篇什者肆而奇。”^{[1]700}二十年后,赵翼在为王昶《春融堂集》刻成而作的《述庵司寇新刻大集见贻,展诵之余,为题长句,兼怀亡友璞函》诗中,更是酣畅淋漓地论述道:

塞翁失马何足惜,先生奇遭在削籍。
紫薇郎剩白衣身,万里从戎历重译。
当日都门送临贺,分歧谁不悲迁斥。
岂知官秩从此高,诗亦从此穷风骚。
滇南三载蜀五载,踏遍徼外地不毛。
路争鸟道入穹汉,渡寻象迹翻崩涛。
炎乡三冬辊雷吼,阴岭六月阵雪饕。
洪荒以来人不到,奇景留待公饕雕。
吟毫既得江山助,况值羽书正驰骛。
弓刀队里一毛锥,百万貔貅听指顾。
矛头米淅咽风餐,盾鼻墨磨挥露布。
一炮人头落满空,千灯鬼火拦前路。
裹尸之革浴血刀,逼出才人摸命句。
遂令椽笔铸伟词,上掩《白狼》下《朱鹭》。
即今奏凯十五年,卿月崇班已屡迁。
煌煌大集亦镂版,光照四裔声摩天。
就中突过黄初处,终属淋漓横槊篇。
倘非参军入蛮府,平步公卿享华臚。
雄略虽余扣虱谈,壮心谁激闻鸡舞。
《南山》诗不如《北征》,只为未经戎马苦。
乃知绝域烽烟中,正是玉成大名古。^{[4]677}

王昶一生诗作颇丰,而以从军滇蜀期间所作最受推崇,如:王鸣韶赞其“句奇语重,才情雄肆”^[14];陆元鋐以为“直使临阵诸军踊跃纸上。使渔洋执笔为之,亦当退避三舍”^[15],但均属感悟性的片言只语。赵翼的这首七古长篇,则从“江山之助”和“戎马之助”两个角度,全面深入地论述了王昶从军之后“诗亦从此穷风骚”的原因所在,对时人与后人理解和研究王昶此一时期文学历程具有重要借鉴意义。而他之所以能做出如此精准的评价和透辟的论述,显然不仅得益于他作为诗论家的敏锐眼光,更得益于他与王昶这一阶段患难与共、相知相惜的交谊。

三、“在朝与在野,均贵桑榆补”

乾隆三十七年(1772),赵翼以母老留养为由,离开贵州,告假回乡,从此开始长达四十余年的归隐生活。次年,赵文哲歿于木果木之役,赵翼、王昶痛失挚友,均作有多篇悼亡诗文。乾隆四十一年(1776)二月,两金川地悉平,赵翼闻讯,作《闻金川奏凯,诗以志喜》,感慨:“自愧征南曾入幕,祇今袖手颂平羌。”^{[3]397}王昶也结束他长达八年的军旅生涯,自蜀还朝,且因“久

在军营,著有劳绩”^{[9]56},加军功十三级,提拔为鸿胪寺卿,赏戴花翎,在军机处司员上行走。不久,又升为大理寺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乾隆四十四年(1779)正月,王昶乞假葬亲,还朝路上,途经常州,得与赵翼再次相见。赵翼作《王述庵从军滇蜀,阅七八年,凯旋后超擢廷尉。兹乞假归葬,事毕还朝,道经毘陵,停舟话旧,赋赠》组诗,其中写道:

乌撒匆匆握别遥,何期相晤在江郊。
十年京国诗文契,万里边尘患难交。
曳履喜公迁棘寺,息机笑我老书巢。
停舟不尽离怀诉,坐到斜阳挂树梢。^{[3]435}

他感叹自从贵州威宁握别,数年时光又倏忽而过,二人既是京城旧友,又是边塞患难之交,如今虽然一在野,一在朝,却依旧默契相投,有道不尽的离愁。在诗中,赵翼还对王昶文武兼资的人生经历做了归纳:“文苑才偏临阵勇,战场归又著书多。”并肯定了他在当时文坛的重要地位,即“主盟坛坫集吟朋,只手轮扶大雅升”^{[3]436}。王昶诗风以淳雅雍和为主,多年来有意识地继承并发展其师沈德潜的诗歌理论,对“格调派”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此时俨然已有文坛宗主之势。“在京师时,与朱笥河先生互主骚坛,门人著录者数百人,有‘南王北朱’之称。”^{[9]58}在《述庵到常,适袁子才亦至,遂并招蓉龛、緘斋、鲁斯宴集寓斋,即事》一诗中,赵翼又写道:“旧雨兼今雨,南辕又北辕。(述庵赴京,子才还金陵。)升沉两歧路,会合一清尊。明日征帆影,相思醉墨痕。荒村独归处,谁送我柴门?”^{[3]436}此次聚会中还有袁枚,袁枚返回南京途中拜访赵翼,赵翼一并宴请王昶和袁枚。赵翼此时虽已归乡,但并未绝意仕途,因此诗中既表达了惜别之情,也流露出远离庙堂的落寞之意。同年,赵翼作《闲居无事,取子才、心余、述庵、晴沙、白华、玉函、璞函诸君诗,手自评阅,辄成八首》,其一:

千里怀人白露时,一编冰雪慰相思。
萧斋日与诸君见,可惜诸君不得知。^{[3]439}

其二:

多是长安旧往还,入联坐席出联鞍。
当时不觉从游乐,谁识如今一面难。^{[3]439}

归乡闲居期间,赵翼颇为想念王昶等旧友,却多相隔千里,只能通过鉴赏批阅友人诗作,以慰思念之情。赵翼还作有《数月内,频送南雷、述庵、淑斋诸人赴京补官,戏作》,诗中写道:“柳条折尽送人行,都谒承明上玉京。老寡频看邻女嫁,白头重忆旧风情。”^{[3]440}数月以来,他频繁送别王昶等多位赴京补官的友人,戏称自己为“老寡”,而将友人比作“邻女嫁”,感慨落寞之情,尽流露于字句中。而王昶于公务繁忙之余,也并未停止对老友思念。乾隆四十五年(1780),他随乾隆帝第五次南巡,大约在二月中抵达常州,写下《兰陵书寄云松诸友》:

遥望兰陵驿,斜通孟渚湖。
村墟连断岸,云树隐浮图。
短箔蚕登茧,新巢燕引雏。
可堪樱笋节,无路共招呼。^{[2]337}

常州古称“兰陵”,王昶眼见大好春光,却不能与好友相聚共赏,不禁深为惋惜。

随着年岁的增长,故人相继离世,赵翼诗中更多生死嗟叹。他曾作《寄述庵按察》诗:

蛮徼从戎鬓未皤,记曾联骑挽雕戈。
王尊又上邛徕坂,刘秩真当曳落河。

往事眼前如未远，故人海内已无多。

秦云遥望三千里，甚欲相寻奈老何。^{[4]535}

彼时王昶正在陕西按察使任上，而赵翼主讲扬州安定书院，往事历历在目，他对相隔遥远的故友无比思念，奈何年岁已老，相见不易。乾隆五十五年（1790），王昶奉命同兵部尚书庆桂一同前往高邮谳狱，赵翼闻讯，“拏舟见访，衔杯促膝，竟日而返”^{[16]983}。王昶在《蒲褐山房诗话》和《湖海诗传》中都记述了这次相聚，并感叹：“盖其笃旧交、嗜谭艺如此。”^{[16]983}赵翼在《树斋大司马、述庵少司寇奉使秦邮，扁舟往晤，流连永日，别后却寄三十韵》诗中也记述：“老懒寡送迎，忽焉泝淮浦。难得两使星，皆是我旧雨。一见不可无，别绪要倾吐。……却荷故人谊，屡书问良苦。今朝独何缘，握手颡湖浒。五色笺函来，似为兹一聚。乍见看须眉，深谈罄肺腑。巢痕緬锁闼，履声忆丹庑。陈迹宛犹昨，旧交已难数。当时列仙班，半入点鬼簿。天留我辈在，要作秋容圃。升沉途虽分，衰晚力须努。立言有名山，策勋有盟府。在朝与在野，均贵桑榆补。名恐湛辈同，功肯吟等伍。皓首各勉旃，相期在千古。”^{[4]618}赵翼自述尽管“老”且“懒”，不愿迎来送往，但闻得旧友到来，还是立即乘船造访。他感慨旧交多已仙逝，勉励友人仍须努力，无论在朝在野，都应致力于“立言”以名垂千古，依然流露出积极昂扬的情怀。

乾隆五十七年（1792），赵翼趁侄孙赵怀玉赴京补内閣中书之便，带书信给王昶，其中写道：

述庵大人閣下：去岁范生南回，奉到手书并普茶、藏香诸珍，具仞高谊。云霄故人，尚念及林下旧雨，知大雅襟期，不存车笠之见也。

王昶此前曾出任云南布政使之职，故以西南名贵特产普茶、藏香等与书信一并寄赠，足见情谊深厚。而赵翼也深感其情，欣慰二人的友谊并未因地位变化而改变。他还送去新刻的《瓯北诗钞》，请王昶雅正，并写道：

另有《皇朝武功纪盛》一本，系从《四库书》《方略》内摘叙者。恐或有关碍，故未刷印送人，特先密呈，乞为鉴定。倘或可存，并乞赐序一篇。以近时诸战，大人俱亲在戎行，尤觉甘苦备尝也。如不可示人，则不必赐序矣。^{[17]88}

赵翼的这段文字措辞谨慎，或许是因为他“已清楚地意识到，此书若问世，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故心有疑惧，求身居高位的王昶明示”^[18]。而今本《皇朝武功纪盛》序为卢文弨所作，王昶并未作序，说明他认为此书确有关碍。王昶性格素来谨小慎微，且此时已深厌官场，早有退隐之意，故尽量避免因言获罪。

四、“残年有伴差自壮”

乾隆五十八年（1793），王昶因年老精神日减，奏请不再供职。其新刻诗集告成，遣人送于赵翼。对于友人诗集的刊布，赵翼十分上心，赞誉：“煌煌大集亦镂版，光照四裔声摩天。”^{[4]677}他把这些书籍罗列在案头欣赏品鉴：“插架新编灿列眉，一堂风雅总吾师。”认为“此事不关官大小，斯文真系世兴衰”^{[4]697}。次年四月，王昶离京返乡，居三泖渔庄。嘉庆二年（1797）三月，蒋绍初招赵翼、王昶等于拙政园雅集，赵翼作《吴梅村所咏陈相国拙政园，今为蒋氏所有。立崖、梅厂置酒，招同王述庵侍郎、范蔚林秀才宴集，于野兄弟并侍焉，诗以志好》：“小雨代驱游客去，（是日微雨，游园者少。）清风恰送故人来。（杜牧诗：‘清风来故人。’述庵先一日至苏。）”^{[4]741-742}王昶作《蒋绍初招集拙政园，次赵云松韵》和之：“花木百年犹似旧，江湖二鸟恰同来。（时云松从兰陵至。）”^{[2]451-452}是时，二人均已远离朝堂，犹如江湖飞鸟，乘清风而至，自

在洒脱。嘉庆三年(1798),赵翼、王昶又得以在苏州虎丘小聚,王昶在《题任太守晓林(兆炯)虎丘白公祠长卷》中记述:“我昨一櫂来吴城,偶烦旧雨(谓云松)移尊罍。相逢小住作小饮,始识佳话光升平。”^{[2]461}赵翼则作《述庵司寇、竹汀宫詹过怀杜阁寓斋小集》:“馆阁青云契,林泉白发年。相逢非偶尔,欲别辄凄然。况是莺花地,而当樱笋筵。一尊同话旧,能不重流连?”^{[4]776}从青年延续到老年的情谊,赵翼非常珍惜,临别之时不禁凄然哀伤,流连忘返。嘉庆六年(1801),赵翼阅邸报得知冯光熊病歿,作诗哭之:“前尘杳杳都成梦,旧雨茫茫易怆魂。今日更增闻笛感,同时幕府几人存!(经略傅公,将军两阿公,幕僚刘竹轩、孙补山、钱充斋、赵璞函及公皆下世,存者惟王述庵、惠中丞及余耳。)”^{[4]862}他忆及昔日一同征缅甸的三位幕主傅恒、阿桂、阿里衮,以及同为幕僚的刘秉恬、孙士毅、钱受穀、赵文哲、冯光熊诸幕友皆已过世,唯王昶、惠龄和他本人尚存,内心不禁充满悲凉之感。

嘉庆八年(1803)初,王昶因分赔云南铜盐亏空,变卖所有田宅入官,被迫移居宗祠;后应于沧来之邀,寓居虎丘。十一月,赵翼到苏州,听闻王昶在虎丘,“急往相寻艇如箭”^{[4]916},为旧友贺八十寿辰。王昶此时已视听渐废,身体状况大不如前。赵翼作《吴门喜晤王述庵司寇,值其八十大庆,作诗称祝,兼简钱竹汀宫詹》诗,首二句即感慨:“垂老故人无几见,邂逅相逢适我愿。”又描述王昶的容貌变化:“喜公寿骨倍峻嶒,颐颔增长一寸半。视听两官虽渐废,声如洪钟闻者战。”^{[4]916}为友人身体依然康健而欣慰。王昶也在《虎丘寓舍即事》组诗中记述了这次相聚:“兰陵风雨感离群,短簿祠边忽见君。正拟衔杯连夕语,芒屨又踏洞庭云。(云松过访,时有洞庭之游。)”^{[2]492}是年冬,王昶眼疾有好转之势,作《失明已久,入冬来,暗室中时见光明,殆与放翁所得略同。然见在未申酉三时,余时不见,又未可解也,因书寄梁元颖侍让、赵云松观察》寄赵翼,分享喜悦之情。王昶虽年事已高,且贫病交加,但仍致力于《湖海诗传》和《湖海文传》的编撰刊刻,赵翼对此深为钦佩。他在《稚存说述庵侍郎近状尚无恙,喜赋》诗中写道:“落落江天大耋身,骚坛犹欲独扶轮。诗文采到新先辈,(刻《湖海诗传》、《湖海文传》二书,将告成。)聾瞽几成活死人。(耳目已俱废。)爨妇支铛工煮粥,(每日但食粥。)门生当杖代迎宾。(门人陶君。)长安交旧今余几,数到殷兄罕倍珍。”^{[4]938}他慨叹王昶虽处耄耋之年,耳目俱废,却仍欲扶持文坛;想到当年的“长安交旧”已所剩无几,更是加倍珍惜与王昶之间的友情。《湖海诗传》于这一年冬至刻成,王昶派人送至赵翼处,赵翼作《述庵侍郎遣人送新刻〈湖海诗传〉,所辑皆生平交旧,凡六百余人,人各系小传,其心力可谓勤矣,敬题六绝句》组诗,赞叹:

涉江逾岭采芳荪,多是题襟旧墨痕。

辛苦雅轮扶只手,故应一代仰龙门。^{[4]964}

《湖海诗传》是清代重要的诗歌选集,收录了大量诗人的作品,对乾嘉诗坛的风貌有较为全面的呈现,其编选以“格调”为准绳,体现了王昶“温柔敦厚”、提倡风雅、宗唐法宋等诗学观点,具有十分重要的诗学、史学和文献价值,赵翼的评价可谓中肯。至于《湖海诗传》也选录了自己的三十首诗,赵翼写道:“对镜亲描两翠蛾,自矜绝艳渺横波。一从粉黛丛中过,始觉人间佳丽多。”^{[4]964}他对自己的诗才十分自信,但在批阅完这部卷帙浩繁的诗歌选集后,才觉察自己不过是优秀诗人之一,表达了谦逊之意。在《湖海诗传》中,王昶给予赵翼相当高的评价:“云松性情倜傥,才调纵横,而机警过人。所遇名公卿,无不折节下之。”并引蒋士铨对赵翼诗的评语“兴酣落笔,百怪奔集,奇恣雄丽,不可逼视”,以及袁枚评语“忽正忽奇,忽庄忽俳,稗史方言,皆可阑入”,认为“洵知言也”^{[16]982-983}。王昶对赵翼在学术方面的成就也非常推崇,曾在嘉庆七

年(1802)所作的《常州赵观察云松》诗中写道:

清才排畀更峻增,袁赵当年本并称。

试把《陔余丛考》读,随园那得比兰陵。^{[2]496}

《陔余丛考》是赵翼乞养归乡后潜心学术的第一部作品,在王昶看来,袁枚和赵翼的诗才虽然并称,但是,从《陔余丛考》所体现的学术成就看,袁枚却无法和赵翼相比拟。王昶在袁枚去世后也曾对其“性灵”诗风提出严厉批评,但他和赵翼之间始终未见针锋相对的论争,应是相知相伴、同甘共苦的人生经历使二人的友情更为醇厚,从而超越了门户之争。

嘉庆十一年(1806)六月初七日,王昶病逝于宗祠。赵翼大受打击,作《哭王述庵侍郎》长诗以寄哀痛之思。在诗中,他追忆二人在京比邻而居的快乐时光;回顾“共作征南幕下客”的艰辛经历;及至晚年,“袁蒋王钱”等故人都已先后离世,“剩我与公两头白。晨星硕果倍觉珍,百里相望双突兀。残年有伴差自壮,相倚为强作耆硕”,虽分外珍惜这硕果仅存的友情,却终究生死两隔,只能悲叹“宵来或可通梦魂,月落犹疑照颜色。从此人间无故人,独立苍茫悲影只”^{[4]989}。从此之后,茫茫世间,只剩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

五、结语

赵翼与王昶均为清乾嘉时期举足轻重的文人,虽然分别归属“性灵派”和“格调派”两大相互对立的诗歌流派,却能摒弃偏见,情谊深厚,白首同归,殊为可贵。二人交游几近五十年,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早期在京同朝为官,比邻而居,志趣相投;中期先后贬戍西南,共历征缅甸战火,成为生死之交,更加惺惺相惜;后期虽然一在野,一在朝,身份地位似有云泥之别,却都能不改初心,相互勉励推赏,砥砺前行;晚期居乡,残年相伴,各自总结文学和学术成就。赵翼在写给王昶的书信中曾说:

敬想大人福履安和,勋勤日懋,总持风雅,户屨益多。从来一代传人,多借名位年寿,以养其山斗之望。必学殖著作既雄盖当代,而官位日进,足以登高而呼;精神复老而逾壮,能主一世之坛坫。可知天欲成就一传人,非偶然也。可胜健美。^{[17]88}

他对王昶能够同时得享“名位年寿”颇为钦羡,而在《八十自寿》诗中感慨“才短愧无经世用,时清惟有作诗传”,“可怜八十年心力,不在凌烟图画中”^{[4]981-982},对自己未能实现建功立业的抱负始终抱憾。而从历史的角度看,或许也正因赵翼未像王昶那样“经世用”,他才能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注到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中,从而获得令后世更为瞩目的成就。总而言之,赵翼与王昶都是清中叶江南文人的翘楚。而无论顺境逆境,在朝在野,在长达将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他们都始终相知相惜,砥砺前行。二人的友情跨越学派的分歧,经受磨难的洗礼,历久而弥新,真挚而动人,闪耀着文化的风采和情感的光辉。对他们交游情况的研究,就个体层面而言,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两位重要文人的生活、情志及其文学、学术的历程;就群体层面而言,有助于体认“性灵派”与“格调派”这两个不同诗歌流派互动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就地域层面而言,则有助于领略那一时代江南文化的风采。

参考文献:

- [1] 王昶. 春融堂集:下[M]. 陈明洁,朱惠国,裴风顺,点校.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
- [2] 王昶. 春融堂集:上[M]. 陈明洁,朱惠国,裴风顺,点校.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

- [3] 赵翼. 瓯北集: 上 [M] //赵翼. 赵翼全集: 5. 曹光甫, 点校.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9.
- [4] 赵翼. 瓯北集: 下 [M] //赵翼. 赵翼全集: 6. 曹光甫, 点校.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9.
- [5] 管世铭. 韞山堂文集: 卷3 [M]. 清光绪二十年(1894)读雪山房刻本.
- [6] 傅恒, 等. 御批历代通鉴辑览: 1 [M] //钦定四库全书荟要: 第173册.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5: 11-12.
- [7] 赵文哲. 婣雅堂诗续集: 卷4 [M]. 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刻本.
- [8] 附录一: 瓯北先生年谱 [M] // 赵翼. 赵翼全集: 6. 曹光甫, 点校.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9: 11-12.
- [9] 江藩. 国朝汉学师承记 [M]. 钟哲, 整理.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10] 王昶. 春融堂杂记 [M]. 陈明洁, 朱惠国, 裴风顺, 点校.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3.
- [11] 高宗纯皇帝实录: 11: 卷894 [M] //清实录: 第19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1012.
- [12] 蒋士铨. 瓯北集序 [M] // 赵翼. 赵翼全集: 4. 曹光甫, 点校.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9: 3.
- [13] 王培荀. 听雨楼随笔 [M]. 魏尧西, 点校. 成都: 巴蜀书社, 1987: 104.
- [14] 王昶. 湖海文传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431.
- [15] 胡晓明. 中国文论的思想与智慧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593.
- [16] 王昶. 湖海诗传: 2 [M]. 赵杏根, 陆湘怀, 赵衡, 整理.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8.
- [17] 附录四: 辑佚 [M] //赵翼. 赵翼全集: 6. 曹光甫, 点校.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9.
- [18] 赵兴勤. 江苏历代文化名人传: 赵翼 [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9: 176.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isposition” and “Pattern”: A Study of Zhao Yi and Wang Chang’s Friendship

Cao Yizhen, Jiang Feixue

Abstract: Zhao Yi and Wang Chang were both outstanding Jiangnan scholars in the middle of the Qing Dynasty, who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literary creation and academic research. Despite their respective roles as one of the leading figures in “the School of Disposition” and “the School of Pattern”, which differ significantly in poetic thoughts, they shared a deep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lifelong friendship which is very valuable. Their friendship lasted for nearly half a century and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distinct stages: in the early days, they worked together as officials in the capital, lived next door to each other and shared the same interests; in the middle of the period, they were successively demoted to garrison the southwest region, experienced the Qing and Burma War together, and sympathized with each other; in the later stage, one of them served as official in the Qing Dynasty, while the other did not. Although their statuses were very different, they did not change their appreciation of each other and encouraged each other to move forward; in their late years, they lived in the countryside and accompanied each other to summarize literary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s. Their friendship is not only to support each other in life, but also to learn from each other in literature and academia. It not only embodies the diversity and inclusivenes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chool of Disposition” and “the School of Pattern”, but also shows the style of Jiangnan culture at that time.

Keywords: Zhao Yi; Wang Chang; friendship; “disposition”; “pattern”

(收稿日期: 2023-07-01; 责任编辑: 陈鸿)